

台

學

統

台學統卷二十七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十五 明儒一 朱子餘派二以下皆同不復著

貞成郭暢軒先生櫝子熙 從子元亮

台學源流郭暢軒名櫝字德茂高祖世卿正肅公之兄也暢軒自僊居徙家黃巖之松山里今屬太平縣少勤學問比壯時有所悟由伊洛上溯洙泗求聖賢用心燕居獨處衣冠修整卽祁寒暑雨危坐終日及與人接和氣滿容簞瓢屢空晏如也二句兩浙儒林錄作其所涵雖居貧常有以自樂養專用靜中工夫言動應酬一循乎禮邑人士原作多

從之游其爲教必先收放心曰收得心方見得吾道端倪卽聖賢言語皆有歸著又曰學者若不懲忿窒慾則自家都壞了此是大切要處父沒會兵荒不克葬者十餘年茹蔬抱戚未嘗破顏迄葬已始御酒肉母疾衣不解帶親爲沃面澡身浣衣滌席凡六閱月手指溼爛成疹終不以人代與其兄友愛尤篤鄉人化之雖狡猾者亦革面輸款終元之世隱居授徒嘗作感秋酷熱諸詩以寓意洪武初用御史李時可薦始就饒陽知縣三年邑大治以從兄故坐免邏者察諸途搜篋中惟所著易說雜評暢軒稿數十卷及爪髮一束以聞太祖嘉其廉賜紗幘銀帶寶鈔以旌之旣歸貧益甚課其子熙躬操

并曰一日諸生及門聞打麥聲視之乃先生也卒年六十二門人私謚曰貞成先生謝文肅公鐸贊之謂其奮起於正肅之後家學有源委云熙博學篤行能世其業從子元亮有文名嘗著尙書該義

雲間張恆兩浙儒林錄略同

赤城新志郭橫字德茂黃巖人洪武初爲饒陽尹勸農桑興學校均田賦平力役表節義毀淫祠旣三年邑以大治以從兄故坐免邏者察于途囊無長物故所著書及詩文藁一篋爪髮一束以聞於上上嘉其清賜紗縠銀帶寶鈔以旌之所著有易說雜評暢軒稿數十卷門人私謚曰貞成先生今從祀鄉賢祠

饒陽知縣郭公行狀

黃友義太平人

赤城後集二十

公諱楨字德茂號暢軒其先東陽人五代時有爲永安  
鎮都監者因家焉永安今仙居也傳八世至宋朝請大  
夫諱仲珉始大仲珉生瓊筦安撫宗之宗之五子曰森  
卿夔州通守曰明卿湖南總幹曰世卿兩浙都兵馬台  
州路分口曰嘉卿以朝請大夫致事賜號繼一處士曰  
磊卿右正言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正肅公皆以風節振  
厥家聲其世卿生太常寺丞勉中勉中生左右司員外  
郎友直是爲公祖也父敏夫不仕以儒世其家友直娶  
樂邑橋亭劉氏遂居橋亭至公始從伯父參知政事寬  
夫遷黃巖之松山里焉公天性明敏少勤學問迨壯獨  
有所悟脫去詞章習由伊洛上溯洙泗求聖賢真心實

行以自進德安居獨處衣冠修整祁寒盛暑危坐終日  
若不可犯及與人接和氣滿容閉門埽軌簞瓢屢空晏  
如也其所涵養專用靜中工夫視聽言動一循乎禮士  
大夫閒莫不尊仰之如泰山北斗初尊府君旣沒以兵  
荒不克葬者十餘載公抱憂戚未嘗破顏迨營冢壙或  
以左道阻之公曰陰陽家禍福之論實不足信苟得先  
人入土雖死無憾遂葬奉母杜氏極其婉愉晨昏溫清  
衣服甘旨出乎至誠長兄梁多子累生理且艱母顧念  
不忘或有所需百方營辦以進不以空乏凝母志母患  
風疾奉食飲進藥物衣不解帶倦則假寢于牀下不敢  
離左右親爲沃面澡身浣衣滌席凡六越月手指溼爛

成瘡終不許人代比卒哀慟絕而復甦水漿不入口者  
三日襲衾衿絞悉遵古制朝夕哭臨于禮則有過焉四  
時祭祀必請長兄主之裸獻陟降恪盡誠敬鄉里稱之  
事兄盡愛敬先府君遺業兄欲售於人命同署券公略  
無吝容亦不分其直兄或告寒卽解衣遺之或告飢雖  
斗粟亦剖分之又收兄次子燾教食同於己子宗族姻  
親恩義俱至雖鄉里狡悍見公亦皆革面輸欵其誘掖  
後進必使收其放心曰收得放心方驗得聖賢言語有  
歸著又曰學者若不懲忿窒慾則自家都壞了此大切  
要處又曰作詩寫字誤了天下多少英俊不遇作者之  
聖變更之終不見文武全才又嘗與學者論治道曰治

天下當法三代蓋世降風移事業僅及漢唐效漢唐則下矣必須力埽積弊大更張之方可不然爲治皆苟而已皇明洪武四年監察御史李公時可薦於朝召試吏部公以性理之學辭考官怒公有才不屑抑授饒陽縣知縣饒陽隸真定府之晉州先是府若州人緣公事以漁民者填溢公門公下車望見威儀竊相謂曰是豈私我者耶皆遁去署事日察兵站以革豪戶之夤緣撫遐荒以來飢民之逃匿以倫理開僧道使之有耦以禮義諭倡優俾之從良立分數法以均田賦設方同令而平力役勸農桑興學校表節義黜姦猾懲吏弊汰公卒毀廢寺壞觀淫祠以葺理公廨文廟稅局真定衛議選軍



科本縣五百戶責流民未著土者充之公以民戶凋瘵方招集之未遑今復選以充軍是行誑誘術豈爲民之父母哉遂力爭於衛不得已於北口流亡不根著者三丁取一得五十戶應命幕官周公矜公懇款止以二十五戶少壯者入軍餘遣還民甚德之旣而軍中著刷民間驢匹公謂民間有頭足或倚以當差或仗之給食刷去民何爲活復卽申答民尤賴焉五年夏旱舊俗鄉社聚龍王像以禱公命焚之出舍公靡秉誠默禱天卽大雨一尺深民始驚信秋聘授分垣同考試官越明年旱蝗荐作民食木皮草實公上其事上敕尙書劉公賑之仍免田租弛力役旁及晉薊武强安平南宮新河武邑

棗強等處繼遇派辦軍裝令民出布官酬直布一疋支鹽二十斤棉花一斤支鹽六斤後大名府申時估布一疋直米三斗鹽二十斤直米六斗劾爲倍給省垣命入府照例追還饒陽該米千石之上公以歲凶民艱又上其事朝廷責問分垣如此非惟法度不一抑且失信於民已收者給主未收者免徵公以身體民不顧利害類如此至今有自北方來者莫不曰郭公爲政當於古人中求之七年秋解組饒陽其新令尹左公景仰公德率僚吏餽絹一車爲道里費追運至京師卒辭不受改陞間有旨凡重刑之家不許敘用公以從兄學士故放還翌日巡事者察於途囊無長物惟得所著書與詩文一

篋爪髮一束以聞上亦素知其忠清加賜紗幘銀帶及寶鈔一百貫以華其歸後因念平生所學弗克少展遂

更號台南兀者公生於壬戌正月二十一日以癸亥

洪武

十六年也四月二十九日卒得年六十有二從子煜洎諸友

人翰林脩撰趙新考論公之德相與私謚曰貞成先生有詩文數十卷有雜評一帙有易說未就而卒以是年十二月十五日葬於溫嶺之西原公配徐氏與公相敬如賓事尊章善執婦道先公八年卒公德之成徐氏有助焉子男二人熙娶陳氏烝侍公出仕以疾卒於金陵孫男斐孫女萬金層娘友義旣與公爲忘年交且熟聞其世系事實茲從熙請姑掇其大者爲狀以俟立言君

子銘於不朽云

同治黃巖志郭櫝字德茂號暢軒高祖世卿右正言磊卿之兄櫝徙邑之松山里少勤問學以理學爲諸儒倡燕居獨處衣冠修整與人接和氣滿容士多從之游其爲教謂必先收放心方見得吾道端倪卽聖賢言語皆有歸著又曰學者懲忿窒慾是大切要處父沒會兵荒久不克葬茹蔬抱戚未嘗破顏迄<sub>一</sub>始進酒肉母杜氏患末疾衣不解帶親爲沃面浣衣滌席凡六越月手指溼爛成痂終不以人代與其兄友愛尤篤洪武初用御史李時可薦授饒陽知縣值歲饑旁令噤不敢請櫝上其事得旨蠲賑澤及九邑有省檄不便民甚苦之櫝又

執奏廷議避其言德被八府在任三年勸農桑興學校  
均田賦平力役表節義毀淫祠境內大治五年夏旱舊  
俗聚龍像以禱慣命焚之秉誠默禱天大雨深一尺以  
從兄事坐免邏者察於途搜篋中惟所著易說雜評暢  
軒橐數十卷及爪髮一束以聞上嘉其清賜紗幘銀帶  
寶鈔以旌之既歸號台南兀者年六十二卒門人私謚  
曰貞成先生有詩文數十卷雜評一帙易說未成從祀  
鄉賢祠子熙號退菴博學篤行葉黼嘗從之游既卒門  
人私謚曰文康先生曾孫琿字端朝號筠心克世其學  
所輯有郭氏詩選文獻錄

太平縣學鄉賢祠台南先生郭公贊

謝鐸

桃溪淨菴

我台之學考亭是宗孰知而見曰正肅公公後百年實奮以嗣家學之深有源有委憤世道降力起而更饒陽之政兆足以行澤止而卑曷以天下於乎先生台南兀者

遺書

易說

經義考云佚 按黃友義所撰行狀稱雜評一帙其易說未就卒舊志說作學連雜評爲一書誤

雜評一卷

見赤城新志兩浙儒林錄今佚

暢軒藁

赤城新志云其孫端朝家有鈔本今未見

附

尙書該義十二卷

郭元亮撰見明史藝文志赤城新志經義考俱云佚

郭元亮詩文集五卷

見浙江通志今佚

郭氏文獻錄

郭珩編謝文肅鐸爲之序

郭氏詩選四卷

一名郭氏遺芳集謝文肅鐸序赤城新志云郭端朝家有刻板今未見

遺詩

十二首見赤城詩集三台文獻

感秋三首

梧桐老秋枝零落獨何早紛紛石欄下已復不可埽豈  
無井中泉不及濡枯槁夜坐久寂寞涼月空皎皎有材  
爲世用顏色不自保襍然蒿與蓬青青上盈道氣運固  
如此能不傷懷抱

秋卉亂紅綠雜然不知名感此風露移故亦競敷榮亦  
有幽蘭花中含芳潔情晏然處明晦不以臭味矜奕奕  
保天和豈謂殊死生

青楓如渥丹變易誰爲者感此風露肅赫然顏色赭上天夫何言令行物趨化虞廷任皋陶亳都舉莘野肫肫二君子乾坤一陶冶李斯輔嬴秦遽變鹿爲馬況乃刑政施尙出德禮下古風久磨滅頽波若傾瀉安能混茫昧亦復繆趨舍懷哉魯叟聖舉錯有餘雅戚氏學標曰三章皆感世無德禮之施舉措顛倒首章從君子之廢棄說到小人之幸遇說到君子守貞末章言德禮得志次章從小人之幸遇說到君子守貞末章言德禮化民較速於刑政惜無能行此者君子惟不繆趨舍以待聖人之出而明舉措而已貞成嘗論治天下當法三代效漢唐皆苟而已是意復於詩見之

酬余汶中惠楮扇

青藤雪花剝水春剝女洗花鋪白雲吳質并刀弄纖巧手裁玉盤團皎皎蒼苔顛倒魚罟芒銀絲縠紋秋水光



水晶簾箔射秋月卻笑人閒汗流血吳綾女兒背面啼  
半生空蹋鴛鴦機

駕鰲軒爲林君周民題

龍伯國人碩且脩巨鉤緇索海底投雄風倒山浪波立  
六鼉引首珍盤羞欲攬長虹綴明月海上歸來膽如鐵  
長庚墮地喚不醒采石醉波翻碧血腥風千載襲餘子  
濯浪半空思一掣疇能鞭驅出鰲上戴首軒車目予向  
雲移員嶠鶴不驚月落洞庭人乘榜哀猿嘯虎野山遠  
滌露酌霞神骨放湖邊小梅千蕊春魂香眼潔冰無塵  
夢入烹鮮唾寒玉行將起放青衣倫寄語東濱碧桃客  
策韉十五勞形身

殘臘雨夜

黯黯雲低樹溼溼雨拂窗  
雞棲同溼蟄人語亂紛  
曉撫事渾疑夢持心未肯降  
把書頻入夜白首俯銀缸  
借潘孟翔先生宿山陰花字韻

寶匣霜飛拂劍花  
白頭吟客憶仙家  
飢餐石室青泥髓  
渴飲瀛洲五彩霞  
截錦爲詩陽父美  
鉤銀作字小王佳  
水晶宮畔春猶在  
應有嬋娟護絳紗

曉行

天明未明候落月客行欲行聽  
盡鐘青鞋萬里涉遠道  
黃鶴九皋鳴在松  
神龍變化豢可醢  
野翟耿介罹于罟  
丈夫心地本空闊  
更須絕頂看羣峰

酷熱

赤蘼朱幡降祝融炎官熱厲漫燒空  
要令民物歸燔灼始信乾坤有鑄鎔  
五岳翠雲同日槁萬源溫水一時通  
漫膚焯焯愁無地祇願清涼釋困農

立秋

西風卽已轉江城涼氣紛紛入夢清  
魚鳥不堪歸爛灼園林甯復見飄零  
露從今夜浮新白人到明朝向老成  
對此豈能如宋玉高樓乘月聽吹笙

次韻餞謝伯遜氏遷居桃溪

伯遜卽謝孝子溫良文肅之曾祖也

親交與子幾年餘憂樂甯云不繫渠  
此日移家成契闊憐予衰鬢獨蕭疏  
入春萱草萎能起茁砌蘭芽美自如

去得玉川風月舊終身無復問幽居

雨中次希賓韻

淒風淫雨驟十日下隰高原如九江雲氣朝來黑到地  
濤聲夜半寒動窗農人望歲苦至骨天地有心仁滿腔  
且復相從醉春酌街頭升米白魚雙

詩附

郭元亮詩三首

見赤城詩集方城遺獻

駕鼇軒爲林君周民賦

五山出東溟迴隔風雨外蟠根寄靈鼇輦立分峙戴中  
有神聖居金石互輝蔽扁舟杳莫尋弱水浩無際今君  
復何修駕鼇結軒砌六窗明倒影半落歸墟內梁津不

鞭石穩踏黿鼉背花木散幽妍琴書閱清麗遊逸集飛  
仙韻響珊鳴珮慚予釣鼇手投牒無良計早晚御尻輪  
逍遙共流憩

弔金烈婦

水洋金彥敬之母梅氏

烈婦處其變感激蹈勇決引刀裂其吭悲風灑腥血孤  
兒弃弗顧毅氣凌冰雪天仍卹其孤不使宗社滅

題洞黃黃氏集怡樓

大山飛鳳小蟠虬中有幽人結翠樓碧洞靜臨花萼晝  
朱簾高捲雁行秋相看得句追靈運共喜謀生擬少遊  
登覽豈無蘇內翰題君孝友配前修

郭端朝詩四首

見三台文獻方城遺獻

寄葉素軒先生

梧葉秋風老鷺聞  
節序移壯懷孤劍在  
離恨一燈知  
敲枕寒蛩切  
檝書旅雁遲  
何當明月夜  
洗耳聽填篋

暮春有感

年年客邸送韶華  
又見光風度絳紗  
宛馬秣殘吳地草  
蜀鷓啼老楚山花  
青岡白石多新塚  
華屋朱門幾故家  
正是倚闌吟不得  
一聲銅角夕陽斜

題雁山諸景

遠駕雙鸞海上來  
巍巍天柱倚高臺  
石屏似爲安禪設  
瀑布誰煩玉女裁  
霞障展旗光  
掩映天聰卓筆勢  
崔嵬不知龍鼻涓  
涓水洗得靈巖幾劫灰

呈鄱陽先生

纖柔鱸膾爛蒸瓜蠶酒紅於頓遜花一樣山莊閒趣味  
無因寄與五侯家

遺文一首

跋潘省元宣德碑文後

太平志

宣德碑未樹而方國珍遣盜殺潘省元伯修依違不受  
朝命復遁入海至我朝始納款予得碑文副本於李知  
白先生名再鼎字德新每讀未嘗不爲省元揮涕而三歎也則  
僭書其後曰國家之氣運在君相庶事之康隳在宰臣  
一俞拂取舍之閒而成敗興亡之機決矣帖里左丞御  
史左納二公之招諭國珍也初未得其要領決其誠僞

而遽以乞降上報請授流官使納其戰艦散其徒眾二  
公度能制國珍之死命否乎言何容易也於時脫脫爲  
右丞相執不許請遣兵征討章留中不報及脫脫爲元  
主所忌受命率諸將討徐州賊定住方居中用事竟可  
二公之請由是損國威而張寇勢元之國祚至不可救  
云一宰臣之用舍而國家之成敗遂夔然懸絕如此後  
之任相及柄國者可不視爲龜鑑乎元之事已矣獨惜  
省元以清廟瑚璉之器乃倒持莫邪干將失其用以自  
殞其身兼碑文褒貶稍失實獎帖里左納而抑脫脫非  
當時實錄也應梅魂名夢虎  
字彥文及知白皆有詩悼之子非  
不知省元者也惜其遭時不偶又其文必且傳後恐後



人以帖里左納之計爲果可用故書所見以質省元於九泉如其有知也其且爲予搯腕而三歎也乎恨梅魂知白之不得見也

文附

葉黼答郭退菴先生論綱目書

太平志

黼頓首奉書黼承學門下得讀貞成公遺書有通鑑綱目諸說論及廬陵劉氏友益書法有一二未盡處嘗默識之茲領教令參訂其數條奉復黼安足以及此竊惟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爲萬世之法比事屬辭褒善貶惡其要旨在於尊周室朱子因司馬氏之通鑑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綱以效經目以像傳其要旨在於崇正

統此天地之常經君臣之大義而聖漢之本心也左氏  
公羊穀梁三傳備著褒貶書法杜元凱何休范寧注解  
復有書法凡例一以尊周室爲說春秋之世周室衰微  
諸侯強盛以地則僅比一小國以兵力則不足以自衛  
然而歲首則必曰春王正月其行事聘問一則曰天王  
二則曰天王楚與吳不請命而僭自稱王則貶而斥之  
曰人曰子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至於齊桓晉文以尊  
周特見許與一有踰分僣禮則必貶而責之凡所以尊  
周室也子朱子雖不敢言續春秋然知春秋之奧旨者  
宜莫如朱子矣當其時吾鄉趙幾道先生從遊門下以  
意旨屬令創撰綱目初稿其詳見於所與商論諸簡可

攷也趙氏之言曰綱目之作在於崇正統如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禁諸葛孔明漢賊之討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此萬世之功而不可易焉者豈非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名分不可廢乎春秋傳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由本也方遜志先生有釋統論正統一變統二諸先輩皆驚服以爲卓有高見綱目書法今劉氏一依朱子大書其世代年月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凡不開行列書者皆爲正統則其說褒貶之間亦必有未盡處然非殫一生心力不足以議此先肅奉答俟及門詳請教

謝鐸郭氏文獻錄序

桃溪淨稿

予嘗錄吾鄉先正諸君子文行之大者爲尊鄉錄幾年矣閒有得其名而不得其實者則往往求諸其子孫已漫不可考恆竊自歎以爲文獻之不足徵也蓋如是夫夏殷之禮夫子雖能言之猶必取杞宋之文獻以證況欲以無稽之言爲不足徵之論而妄窺其萬一者乎荀卿氏曰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信哉筠心郭君琿一日出其所謂郭氏文獻錄者而觀之自宋迄今上下幾三百年而其文章行業之載於碑板傳記者歷歷如前日事於乎筠心於是過杞宋之君遠矣杞宋先代之後時王之所象賢而崇德者也有宗廟之典籍有有

司之法守而文獻且不足徵筠心以一布衣而能之乎  
嗟夫自秦人坑焚之餘天下之所謂文獻者蓋已不能  
存什一於千百其不足徵也久矣君子生乎千百載之  
下而欲考論於千百載之前以盡知天下之文獻不已  
難乎雖然文獻者其迹也粲然者也不於其心於其迹  
於其粲然不於其所以然吾夫子之所謂文獻者其將  
然乎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百世損益聖人蓋已知  
之而預言之矣予欲筠心不徒以一家之文獻爲文獻  
如予之局於一鄉而小也因推其大者作郭氏文獻錄

序

侍郎徐靜齋先生宗實

明史桂彥良傳

慈谿人晉府左長史

明初特重師傅既命宋濂教

太子而諸王傅亦慎其選彥良與陳南賓

茶陵人蜀府長史

等

皆宿儒老生而李希顏

字思菴邠人左春坊右贊善

與駙馬都尉胡

觀傅徐宗實尤以嚴見憚徐宗實名屋以字行黃巖人

少穎悟篤於學洪武中被薦除銅陵簿請告迎養忤帝

意謫戍淮陰驛會東川侯胡海子觀選尙主帝爲觀擇

師難其人以命宗實中使援他府例置駙馬位中堂南

向而布師席於西階上東向宗實手引駙馬位使下然

後爲說書左右大驚相顧以目帝聞而嘉之召宗實慰

勞數四洪武末授蘇州通判奏發官粟二十萬石以活

饑民春水暴齧隄倡議修築吳人皆以爲便請旌元節

婦王氏禮部以前朝事不當允宗實言武王封比干墓  
獨非前朝事乎遂得旌建文二年超擢兵部右侍郎坐  
事貶官尋復職燕事急使兩浙招義勇成祖卽位疏乞  
歸逾二年以事被逮道卒

赤城新志徐宗實黃巖人嘗從永嘉史伯璿學洪武中  
擢官兵部右侍郎

按成祖革除建文  
年號故稱洪武中

所著有靜齋集黃

少保淮其門人也

按宋元學案  
與此略同

兩浙名賢錄徐屋字宗實黃巖人負才抱器有經綸天  
下之志元末厭世不仕洪武初應薦入朝數被顧問敷  
對明切皆中時宜上喜將授憲職屋以母老辭乃除銅  
陵簿屋又請迎母就養忤旨謫役湘陰驛未幾選教駙

馬能以師道自尊召見獎諭擢蘇州府通判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飢民春漲病隄屋相度原隰大興築捍之役部使者以爲妨農勞民屋言他役誠妨農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孰甚焉且令有田者量募貧力飢人得哺正所謂佚道使民曷爲勞哉卒就其庸民以爲利屬邑有樓貞婦奏乞旌表禮部謂前朝事不允屋言死生有閒則比干之墓誰封禮官不能奪從之官終兵部侍郎黃巖志徐屋字宗實以字行號靜齋石櫃人父存翁元樞密院都事宗實天資穎銳聞永嘉史伯璿得考亭正傳與弟宗茂從之游有經綸天下之志洪武初應聘詣闕數被顧問敷奏剴切授司風紀官辭不就除銅陵簿



復請歸迎母就養忤旨謫役淮陰驛至則郡邑爭延爲師多所造就尋起爲駙馬都尉胡觀師觀援他府例設位南面而置師席於西階上東面宗寶憮然曰師巖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手引駙馬位使下聽講明日貽書責以三事大義觀媿謝執弟子禮愈恭上聞大喜召見獎諭又奉旨作饒歌鼓吹十二篇以爲樂典東宮命題仙女醉歸圖援筆立就中寓人情易蠱之義且欲付諸火上愈喜召見褒賞洪武末授蘇州府通判奏發粟二萬石賑活饑民時方春暴水齧隄興役治之采訪使以爲妨農宗寶上言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孰甚焉廷議避之工部需銅數千斤促辦倉卒宗寶碎銅

佛像以應之上下驚肅蘇守李善薦其才可大用擢兵部右侍郎上疏請移整風俗裁定賦稅等十事皆切時要奉使淮浙條陳所建議密緘以聞上手詔褒其深識得便宜行事有樓貞婦奏乞旌表禮部謂前朝事不允宗實言比干之墓誰封禮官不能奪從之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婦歸夫家成喪養姑剪髮自矢采訪使上其事請旌之所司以年不合例宗實駁議特奏從其請嘗道遇旋風甚怪遣人蹤風至湖上風止乃決水得數屍於葭葦下衣帶中有小印及梭布記目知商者爲盜所害乃紿言部劄買布甚急且溢其價於是人競輸布潛以小印驗遂得賊浙西有郡庫密邇

僧寺俄而失火眾以寺僧延燒下之獄宗實誦庫貯桐油知非僧罪取油數籠置烈日中驗之皆自焚其獄得釋及靖難師起奉命招集兩浙義勇會建文遜位被逮至京不屈死年六十二籍其家所著有靜齋集門人黃少保淮表其墓從祀鄉賢祠

靜齋徐先生墓表

永嘉黃淮宗豫撰

介菴集十

先生諱屋字宗實以字行姓徐氏其先東海邨人宋南渡後有諱干一者

蔡按干一排行非諱

爲黃巖令其子榮祖遂占

籍爲黃巖人先生之曾祖也祖諱己元以子貴贈承事郎行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父諱存翁仕元爲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母車氏贈宜人先生兄弟三人而先生

居長天資穎悟勤敏好學仲弟宗茂學博才捷昆弟自  
相師友人稱爲二難幾冠聞永嘉彭公庭堅承徽國文  
公正傳講學鄉校先生躡屩負笈從之游深有所領悟  
遂贅居永嘉以便力學年漸富而學益充負才尚氣有  
經綸天下之志慕范文正公之爲人恆誦先天下之憂  
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語拊几昌言曰必如是而后  
可以言仕矣居無何元運告終弗克以展其素蘊於是  
韜光養晦設塾授徒若將終身焉淮童卅時受業於先  
生之門先生剛毅嚴正約教條爲學規若官府號令賞  
罰勤怠悉當其情諸生咸知振勵洪武壬戌先生應聘  
其論治道時准年纔十六亦叨選入邑庠充弟子員有

司以禮敦遣先生赴闕數被顧問敷奏剴切灼中時宜  
太祖高皇帝深喜得人敕銓曹任司風紀先生以草茅  
愚賤辭除銅陵簿復請歸迎母就養重忤上旨謫輸役  
淮陰駙郡邑校官聞先生至爭出迎除館延致爲賓師  
多所造就會朝廷選駙馬都尉功臣子胡觀在選中慮  
其失教爲擇師而難其人爰命起公比授館教法嚴明  
如在鄉塾時觀受教惟謹旣冠入府成禮畢每當講授  
中使援他府例設駙馬位於堂中北牖下南面而置師  
席於西階上東面先生慨然曰師嚴道尊道尊然後民  
知敬學豈以我一布衣而詘師道哉輒手引駙馬位使  
下然後爲說書旣而明日復然先生乃爲書貽之責以

三事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泣下媿謝執弟子禮愈恭略綺紈之習尚儒雅之風太祖深喜之召見獎諭再三由是德譽日益彰著洪武末荐登仕版初任蘇州府通判用薦陞兵部右侍郎兩持使節罷而復起轉上寶司丞其判蘇州也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飢民當春暴水嚙隄爲患巡行郊野相視原隰大興治水之役采訪使以爲妨農且勞民阻之先生上言他役可以妨農止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莫甚焉况今規令有田之家量多寡募貧人出力而飢者得所資正所謂以佚道使民曷爲勞民哉屬邑有節婦王氏郡乘載其事元末旌表未及行先生請旌之禮部以前朝事不允先生上言封

比干墓非前朝事乎至今以爲盛典朝議謂其知大體  
皆從之其入爲侍郎也首陳十事指切時要凡會廷臣  
決疑議先生是是非非有所見歷言之不徇私不黨同  
一揆於義以故多有矛盾者其出而奉使也在兩淮多  
所建明政舉而民安之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  
嫁而夫亡歸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翦髮自誓守節  
不二采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先生  
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  
旣能哭夫於筮嫁之初又能翦髮於葬姑之後雖剜目  
截耳亦无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可與守節尋  
常比例廷論躋其言下郡邑旌之比使兩浙以嫉惡太

過被劾怡然去職其爲尙賓也年漸老而力漸衰伏遇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優待老臣遂上疏乞骸骨許之  
歸家杜門謝客課子孫閱耕稼逍遙林泉之下冀盡餘  
齡以遂考終而已越二載臬司鞠囚獄詞牽連逮至京  
得疾卒于旅邸垂絕侃然之氣不少貶是爲正月二十  
三日也按在永樂三年乙酉距生之年元至正甲申享壽六十有  
二冢子鏞扶櫬歸葬于岱石山之原配潘氏繼室林氏  
俱永嘉士族子男三鏞銑鑲皆側室出也女一適同里  
金脊水南徵士道源之孫也先生平昔交游皆四方知  
名士或同事於試院或邂逅於旅寓或談笑歡洽於尊  
俎閒慷慨豁達肝膽相照酣歌激烈分韻賦詩竟日忘



倦訃音遠聞傷之者至號慟頓足歎息士林之寥落也  
嗚呼剛直嚴正人之美德也先生以之立大節陳大義  
致位通顯收令譽於當時其亦不幸由之以貽嫉召讟  
終至於垂老客死于外其得其失何相去之遼絕耶蓋  
其得也由乎已道之所有也其失也係乎人莫之致而  
致也莫之致而致又何尤焉淮也侍鉛槧之日淺違善  
誘之日深弗克吝扣以卒所業然而師生之分沒齒而  
不忘爰摭行業之顯著者表諸墓道以慰遐思且以昭  
示後人俾有所觀感云

蔡按赤城後集亦載此文而異同甚多詳略互異今  
姑以本集爲正

遺詩

先生所著靜齋集久佚不傳今從三台詩錄得詩二首

樂琴圖

美人冰雪姿娟娟愛幽獨天風灑枯桐寫此虞廷曲白  
鶴叫窮林幽蘭吐空谷神隨蝶夢遠氣與秋天肅曲罷  
淡忘情飛雲自相逐

獨遊

霜滿空階夜色闌好懷何事動憂端鄉山自作三年別  
客夢渾無一夕安志節喜從貧裏見世情多向靜中看  
紙窗不有梅花月誰伴清吟到夜寒

教諭徐宗茂先生森

黃巖志徐森字宗茂石櫃人宗質之弟少穎悟博究六

經旁及子史百家靡不淹貫嘗篝燈讀漢書燈落熱其半默誦填之不誤一字尤深於易與兄宗實俱從永嘉史伯璿游得紫陽之傳史奇其才曰昔所謂東甌二徐者今復見之遂呼爲後二徐又與從弟禮部主事宗顯稱徐氏三鳳洪武閒以薦起歷頴上訓導遷徐聞教諭斥邪詆明正學所著易說及詩書禮記經義四書辨疑以授學者一時藉所造就登科第者彬彬輩出諸藩重臣仰之交聘以主文衡學士劉三吾薦其才學可大用召入侍講經筵詳闡古先哲王爲治之要啟沃君心未幾遭疾宗實爲請得典教本邑以奉祭祀建文四年卒於家年五十五少保楊榮銘其墓從祀鄉賢祠

經筵徐先生墓碑銘

建安楊榮勉仁撰

亦城後集二

十三

稍節

正統己未仲冬之吉予退自祕閣上海丞蔣生文愷械其邑庠訓導徐研狀其父徐先生行實一通懇其請銘生予通家子弟也因不辭而銘之按狀先生諱森字宗茂以字行其先山東臨朐人南宋時有爲台黃巖令者諱干一生子榮娶清獻杜公之孫女遂買宅居於邑之西橋里占籍爲邑人榮生己仕元爲樞密院經歷娶邑南孝順巷郭氏子諱存復爲是院都事配車氏封宜人子三先生居次長諱屋字宗實歷官嘉議大夫兵部侍郎先生天資穎特有大志善屬文博究羣經旁及子史百氏靡不淹貫嘗篝燈夜讀漢書一帙被落燼爇半拆

緝默填補之後得別本校之不誤一字尤深造於易嘗  
竊歎曰理數之蹟天人之妙俱盡於是矣聞永嘉史公  
文璣得紫陽之傳與兄往侍相質難史公奇其才曰昔  
所謂東甌二徐者今復見之遂呼爲後二徐我太祖高  
皇帝始設科取士卽領鄉書

蔡按赤城新志先生  
由薦舉得官此謨

佐教

頌上斥邪誠明正學諸生成知振勵越二年丁內艱服  
闋遷徐聞教諭條約嚴謹躬行率士所著易說及詩書  
禮記經義四書辨疑以授學者是以藉所造就登科第  
者彬彬輩出諸藩重臣仰之聘主文衡曹國李公學士  
三吾劉公薦其才學老成可大用召入侍講經筵詳闡  
古先聖王爲治之要啟沃君心忽遭風疾燹墮二齒語

音訛謬兄宗實謹奏曰徐茂是臣弟也臣已委身事陛下矣故山先隴爲乏守管乞放還家芟蕪奉祭俾臣得紓所懷庶可以竭愚忠上可其請令典教本邑於是自西橋徙居石櫃里故今子孫在焉先生季弟宗原暨從弟宗顯才質亦異世稱黃巖三鳳年五十有五嬰氣疾終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十七也

革除建文年號故稱洪武

生於元戊

子正月十二日娶同里金氏水南徵士道原之仲女也生子珽璋女一適西橋葛天正又室林氏生璣

按前文作研

頗有父風孫男十舉崑巖密喜崇岫巍嶠愷孫女一適甯川王氏滂先生卒後六年戊子六月廿一日金氏亦逝珽忍死卜以是年十一月合葬於石佛山之原遭家

多故未遑揭銘茲爨爲今官深懼先德久而弗著故祈  
生丐銘銘曰

惟性之精勤學博而殷惟行之孝嫻德謹而恂蚤覲楓  
宸嘗以聖賢之治沃其君失旣合而旣親則遂處之於  
要津奈二齒遽離乎齟齬而致位之不尊抱道之眞止  
淑諸人而竟以是終厥身蓋非其生之北辰實命之述  
嗚呼太史銘墳百世弗湮亦足以永其令聞

棗按此文似譜師所爲恐非楊勉仁手筆今爲節其  
浮冗夸詡之言稍明淨矣

遺書

易說

見浙江通志已佚

書義考

見浙江通志已佚

詩義

見浙江通志已佚

禮記義

見浙江通志已佚

四書辨疑

見浙江通志已佚

遺詩

次韻答李夢吉

疎林日落涼思生  
羅衣淡蕩西風輕  
丹桂吹香露華溼  
玉蟾倒影金波明  
已知處世若大夢  
底用防意如重城  
明朝擬泛五湖水  
短髮蕭蕭歌濯纓



台學統卷二十七

台學統卷二十八

黃巖王 蔡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十六 明儒二

訓導許士修先生繼

赤城新志許繼字士修甯海人號觀樂生力學正行以古賢哲自勉尤善於古詩其高妙處倂漢魏有觀樂生集傳於世洪武中以薦授本縣訓導年三十七而卒遜志方公銘其墓有日子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眾考其所存莫有如吾士修者則其爲人可知矣兩浙儒林錄許士修先生名繼字士修浙江臨海人按常

作甯海人

兒時卽有大志以古賢哲自勉善賦詩玩心天人

窮蹟探微將博稽約守以爲致用之地與方遜志友善切磋商閒病三年遜志每見之未嘗不覺其獨進也先遜志卒卒時神志不亂洞然於晝夜死生之故云

許士修墓銘

甯海方孝孺撰

遜志齋集二十一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修言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眾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修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

造者深而其心欲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至

原

志

當卓絕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

人之不幸邪士修之先汴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

爲台州教授

按赤城志不載

遂家焉後徙甯海爲甯海人高祖

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修質高朗自

爲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勉喜爲詩其高妙

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

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

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歎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

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及而士修不自足益刻意經

學玩心天人究蹟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

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既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笑而逝嗚呼士修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邪初士修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奇之妻以女弟生一子曰籀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士修相好士修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爲書託子銘子謝曰子兄弟與士修善銘莫宜焉奚子之求後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修弟顯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修之親友盡矣子尙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驚於空言飾外以欺幾忘本原嗚呼士修志篤行邵惟正之趨非義弗蹈暨

暨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  
厥似我庸聞微以勛髦士

觀樂生傳

方孝孺撰

遜志齋集二十一

觀樂生者越南邑甯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武  
王時男子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失國  
以爲氏自漢至今不絕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曰堯時  
有由者義甚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由後云或曰  
由言行不見于經蓋非也蔡按由卽四岳堯典帝曰咨  
否德忝帝位卽堯欲讓  
四岳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  
以天下不從之事也生名繼字士修少好學而家貧  
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  
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生爲人忘

其爲貪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貪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閒物偶會心遐觀熟視戀戀不忍離去已卽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日之初升月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歛雲之變化吾取以爲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溥浩漫淵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汚者此也又曰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知處乎荒僻曠絕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爲樂最深閒以其意爲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而樂莫如我也因別爲號曰觀樂生

人疑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以爲己  
樂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爲吾樂耳吾樂  
於天地間無所不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大  
矣豈特與我眾人皆受之第眾人不知而吾知眾人不  
樂而我樂耳當吾之樂乎此也天不能與敵大地不能  
與敵厚力可以頓挫萬物者莫予加損也之理也積氣  
得之以爲物始積滓得之以爲物母燭乎兩閒者得之  
以爲晝夜禪明不息禹得之以疏泮水稷得之以粒黎  
庶周公孔子得之以爲百世師顏氏子得之以飲水飯  
粟而忘其貧而吾亦竊窺之以自樂世之所樂者貴與  
富也罄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之而卒亦不能守也藉



能守之觀覲然如鼠食乎機器之傍且嚙且目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計其心曷能斯須樂哉孰若不待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人而安隨乎所遇而無所不樂之爲美也疑觀樂生者聞其言而異之曰觀樂生其知道者耶方孝孺曰原作某日予始聞觀樂生名觀其詩固已原作以通異焉及論次其語信乎非今之士也超於寵辱之表不以困窮易慮古之人皆然而今不少見何耶豈遺世高蹈者眾無從知其事耶以觀樂生之賢與之接者猶不知其所存天下士豈易識乎人不知道而遽謂天下無士其未可哉其未可哉

觀樂生傳

節略

甯海王琦脩德撰

生家貧壁立與知已語必忘食對俗客或不發一談卽  
談亦不久暇日作五言詩以達其情有陶柳之風

列朝詩集

雜紀

宜耕軒記

甯海王璣蘊德撰

三台文獻五

宜耕軒者余姻友許士修隱居之所也士修居甯海清  
泉山中抱志卓犖讀書養親而躬服稼穡之事嘗謂子  
曰莊生有云天生萬物必授之職夫職有大小業有貴  
賤而事有勞逸皆天之所授分旣一定不可復易譬之  
於物各有所宜而不能相通也是故舟宜於水車宜於  
陸牛宜於服重而不宜於執獵馬宜於致遠而不宜於  
守廬古之人有端委垂紳當皋夔稷契之任者其分之

宜也有荷蕢植杖與長沮桀溺之流服勤於農畝者亦其分之宜也樊遲學稼夫子以爲不如老農徐穉明習稼穡人問治政則默而不答何者各有所宜而不相越也今余生長草野雖嘗讀書爲學而志不獲施少時衣食於父母無妻子之累今齒加長矣甘旨之奉不可闕而妻子仰余以字矣吾欲學仕微祿則吾斯之未信賤取貴出逐屠沽之流規什一之利吾又不忍爲也意者天授余之職其在於耕乎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則耕者吾徒事也以宜耕命軒孰謂不宜余應之曰子所謂宜其終身之宜乎其一時之宜乎子前之言矯激之云乎然吾聞君子與時推移無適不宜阿衡武侯之

在有莘南陽也嘗宜於耕矣及其出也則亦無所不宜也小道不可以致遠曲士不可以語通君子則異於是今子蟄處田里而自謂於耕爲宜固也若偶坐夷踞解后敬饁有一見而賢之則所以乘風雲奮翼鱗而皆宜者必別有在矣余在鄉里時與士脩日相往來於阡陌之間嘗與往復論比今相別四載而士脩以書來求余記余因書疇昔所論者復之而系以詩曰原田膺膺清泉之下有士藏脩服耕其所春雲烝烝靈雨繼之我驅我牛我耕我私耕亦勞止汔可止息偃仰詠歌有軒翼翼耕以給食學以自怡懷真抱全識者其誰悠悠白雲在彼空谷靜言思之其人如玉

祭許士修文

方孝孺 遜志齋集二十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子之持  
身潔廉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視之若存  
上探其心潛與討論細入絲毫大絡宇宙豁然洞視弦  
發矢透洩其珍奇以誕以嬉濯人肺腸俾蛻汗卑凡厥  
所能無不可喜自視若虛益進不止我自識子至今七  
年每見輒驚常異於前愛子敬子謂子可望爲哲爲賢  
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不俟大成而中奪之業  
雖未究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之忤我圖其行爲世  
之英何以名子賢者之清使子有位大行所學辟如江  
漢蕩滌污濁不發其光卒斂而藏天果何爲安可揣量

豈謂斯世爲可厭，數清都玉房。招子遊息，抑謂世故勞。  
神憊形俾子來歸，翱翔帝庭垂紳。簪筆侍帝左右，吾見  
子壽孰謂子天。彼昏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  
并。天實佚子，非子之禍。曷知其然。子昔告我子之將逝，  
有卓其言，幽明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顏色。吾  
復何尤。子道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微，有善孰進，疇格  
子非吾寔無能。子望我厚，謂將附子以託不朽。子今死  
矣，子復何爲。天苟相子，不負子。知子喪在堂，子處堊室，  
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曾子嘗弔，子張敢取，斯義莫  
子一觴，子不嗜飲，觴豈子舉。侑以斯言，永訣終古。嗚呼  
哀哉，尚享。

與士修第二書 方孝孺 遜志齋集九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遒緩者此誠足罪也  
 然僕於庸眾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昇之豈於足  
 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  
 後定足下之詩辟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為可  
 寶矣苟又從而原無而字數數然噪於其側指於人以為寶  
 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  
 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  
 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邪雖然世之有  
 求於僕者非能真知斯文之足取也眩於好譽者之云  
 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

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況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與王修德第三書

稍節

方孝孺

遜志齋集九

與足下別後三週期功之喪入夏來得瘖下疾近又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旦夕之間是以聞吾許君卒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幃宣一哀於亡友以致遊處相好之情江窰人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清明修潔微足下其誰不傷之



僕始見許君以爲尙可多得及行天下遇四方士大夫或乘氣舞智以爲通或苟冒無恥以爲能或逞其纖毫之技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爲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以爲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發我意其可以共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戶而天遽奪之不知天者竟若何壽考富貴常不惜施諸鄙夫庸人而恆與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壽考富貴之人也且古之傳者足下以爲皆自致乎蓋有因人而愈章者今許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

識者乃其詩耳而亦未必識其真也況固有不知其能  
詩者乎知與否於許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  
當世君子之恥也僕竊望於足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  
夫何期待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卽妄志乎斯道以聖賢  
行業爲可效至今十餘年矣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內自  
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不有以教我而猥譽其美  
不以許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君之行何敢當也足下  
姑修所學孜孜不解僕亦願竭其愚孜孜不解使足下  
之道光被於人則僕且將依附末耀以昭於後何患許  
君之不傳乎

靜志居詩話

秀水朱彝尊錫鬯撰

明詩綜十六

士修自號觀樂生賦詩九章其言曰天地閒物物可樂也況垂象成形之大者乎塵土憂勞亦人自爲耳靜以觀之取其寓於目而樂於心者爲觀樂九詠九者何青天也白雲也初日也霽月也丹霞也滄海也遠山也澄淵也古書也侯城爲之作傳心悅而推服之士修夜坐詩云不知片楮閒乃見古人心自道詩云聖言久彌宣有求卽可得皆守道之言也

遺書

赤城新志觀樂生集甯海許士修著有刊本

觀樂生詩集序

方孝孺

遜志齋集十二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乎運備乎

理不以古今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上有異才焉出  
乎其間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乘之運與今同也其言  
安得不與今同乎千載之下有異才焉同是理也同是  
運也其言安得異於古乎古與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  
天之所設也邃古之初羲黃之世人以爲古也焉知天  
不以爲非古乎竝肩而居接膝而談人以爲今之人也  
焉知天不以爲非今乎故由後以視先則後者爲今矣  
由未至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者存而奚古與今之足  
閒哉以一日爲久則百年之爲久可知也以百年爲遠  
則千載之爲甚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爲旦暮  
齊古今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爲瞬息之頃也

夫顧妄相詆贊於其閒以古爲高以今爲卑隨人爲輕  
重徇時爲毀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涉乎道之流未  
造乎術之垣私意之變眩其中而不自知爲惑也君子  
之取善則異乎此善誠足稱矣忘今之爲非古誠未足  
取也忘古之爲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忘之  
而況較其身之貴賤顯約乎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  
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吾  
友許君士修生乎今之世而心存乎千古無一塵之華  
一命之勢而其志在乎生民其所得之深醇虛明同乎  
前而合乎後者眾人知尊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其所  
存而未足究其所窮也閒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溫

厚和平歸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修而不浮  
意凝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兩得之  
於是乎忘其爲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世而君亦忘予  
非其偶也相洽以心相啟以言驩然有足樂者嗟乎君  
之樂余知之前乎千古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  
眾人固莫之知也不斷乎眾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乎  
古人者耶因君之詩而知君之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  
人之徒耶

題許士修詩集後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間蓋以人之有  
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以養

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爲  
愈也是以師於人爲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  
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沒三年猶哭失聲或築  
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  
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就養之  
禮死無爲喪之制甚者譬疾其師乘勢折辱以快其忿  
豈皆民性之不逮古哉教者非其道受學者非其才故  
也誠使師有以爲教弟子知所以爲學其有不相親愛  
者邪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友王修德修德良士毅然  
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家南中姻族無一人顧恤嘉  
猷徒步千里追送涕泣與訣別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

少子一歲輒以師禮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  
學德業大進見之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  
子同語哉嘉猷爲予言里人王頎按玉篇乎與其弟  
武切明也與其弟音東嘗師修德之友許君士修許君卒嘉猷爲集所爲詩  
頎曠爲購工刻於家以傳其待許君不以存沒少異若  
頎曠之於師蓋亦當世之所鮮也嗚呼予嘗歎斯世不  
復有如古人者今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  
異於古哉抑亦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  
也許君之詩予昔旣爲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  
許君之所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獨在乎詩且  
以諷當時之爲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遺詩

觀樂九詠

漫漫垂八紘白日正高懸纖塵自不受至仁充大員我  
非知化者但視蒼蒼然心閒目逾曠語忘樂已全嘯歌  
仰空闊優哉盡吾年

右青天

幽谷吐靈氣清明凝上浮遙升羣峰頂薄空藹悠悠映  
日光且潔因風卷欲收無心自搖曳寓跡寧滯留怡我  
靜者妙聊用忘餘憂

右白雲

揚輝啟羣陰升曜昭萬象迢遙羲和御駕龍復東上海  
波方照灼巖霏盡開朗遂令一羽微飛飛亦求養冥行  
固云眾惟此悟昏罔

右初日

碧霄靜風露纖翳久已滅清輝滿瑤臺素影流銀闕蒼  
茫九萬里皓若冰玉潔天步夜迢迢但見疎星列虛懷  
自無念對此方洞徹

右齊月

一氣升赤水五彩騰丹霄麗綺何足方餘耀散飛燦爛  
爛夾皎日光景絢晨朝餐之不可得忽焉隨風飄悠悠  
懷真想遠在王子喬

右丹霞

茫茫浸坤軸浩浩浮天綱歸受江河流洗濯日月光我  
願登碣石一覽窮扶桑目力縱不逮心胸已開張嗤彼  
自喜徒至此驚望洋

右滄海

幽興何所極遠有天際山高空淨無滓秋入層峰間微  
風掃煙黛薄雲籠曉鬢黛鬢不足惜何物乃相關誰言

是中意使我心獨閒

右遠山

水色本明照況此靜以深泓  
渟幾千頃流永凝元陰空  
光若天合倒景青山沈默鑿不遺物至虛寧受侵願言  
寄潛玩湛然契明心

右澄淵

去聖幾千祀瞻仰勞夢寐  
匪由方冊存曷見古人意  
僂默欲忘食謂若有深味  
至道諒難聞元文豈云祕  
世玩方眩人於焉發長喟

右古書

雲山圖

幽峰雲上出雜樹煙中斷  
澗光浮夕陰野色含春暖  
臨風懷歸隱山深路復遠  
不見舊遊人悵然離思滿  
度桐巖嶺

鵲啼山月落旅枕鄉夢返迂途謝平臯首路指崇巘石  
門天梯峻逕逐蒼崖轉谷樹碧雲深澗花紅露泣回頭  
望故隱我行亦未遠風景豈不佳羈懷自難展

遣興

世道日云降何人激頽流於時競靡靡去古良悠悠鴻  
鵠有高志一舉橫九州藩籬自云廣燕雀方啾啾

擬遠遊篇

朝涉滄海水暮上三神山洪波千萬里揚帆出其間陽  
侯弄神怪半空舞層瀾載驅龍與螭復御魚與黿萬怪  
共奔逐百靈相後先潮生秋月白潮落曉日殷因攀樽  
桑枝沐髮挂余冠仙人觀我食玉女朝具餐清嘯引長

望冰光流素寒颼風夜來息但見水吞天回望齊州土  
宵靄空雲煙

重過潘氏隱居

刻詩新篁上粉節吹幽香密林若廣廈萬斛含晝涼陰  
草澗芳潔古苔石老蒼諒無答清景詠言示不忘  
夜宿期王修德不至

城西掛織月夜色回春逕出門候所思花露沾衣淨悠  
悠醉餘意寂寂靜中聽燈暗清漏初煩愁亂孤興  
述懷寄修德

昔遊登四明回望天台峰蒼茫見遠色積翠浮遙空維  
時凝雪霽萬里來天風想像瓊臺觀杳在丹崖中真源

隔迷塗曠絕不可通  
煙蘿冷秋月夜雨鳴梧桐  
夢寐發幽感徒嗟塵累蒙  
王子吹笙侶高情亮誰同  
清言契夙心奮策得所從  
振衣石梁上思躡飛仙蹤  
佳遊復我愆有懷鬱忡忡  
猶憐雙飛鶴來候巖前松

送希直遊金華

良會古所惜光景不可留  
故人今有行出門復悠悠  
農雞號遠陌行色滿道周  
惻愴意莫宣慷慨竟原作意難酬

願言力古訓所貴德業優  
千里從明師豈徒事遠遊  
川原渺何極仰止在山邱  
余生學苦晚賢哲忽我道原作尤

願乏馳騁力重增離別憂  
遙遙金華道逸駕邈難瞻  
望兩相失從君去無由願  
爲東南風吹上八詠樓願爲

雲端月照彼雙溪流君情諒不違我心復何求

送希直應聘赴京

陋學窺千載古今極寥寥奇才不世出先哲何其遙方  
子閒氣英孤鳳翔九霄經史斂胸臆早歲能充饒深造  
入玄闕精研味腴膏發爲五色文光燄萬丈高吐辭信  
雄筆江河勢滔滔聞者但縮喙白首慚俊髦受知潛溪  
翁恩義猶同袍願託有深意揚言豈虛衷聲價凌海嶽  
山澤焉久遨神珠隱自現寶玉終難韜中使隆優禮特  
起推賢豪天衢麗雲日盛際宜有遭紀載小班馬明良  
慕夔皋徽猷諒已著榮名非所徼同鄉託交誼眷戀豈  
一朝因依附勁翮愧我腹背毛會難思少留去馬疾若

感情至不能別病懷空鬱陶

秋夕書懷

高空生夕涼秋意入河漢馳雲若奔駟明月隱復見天  
機感眾物夜色闕深院鳴葉響蕭颼吟蟲發清怨追思  
童稚日膏火事黃卷撫跡今已非慮深志亦倦頽波惜  
遷運往節閱驚電浩浩古人心庶於靜中見

村中晚興

微吟循清流長眺際遙巘山秋雲氣深野晚日色淺危  
柯涼似振時稼熟初偃一念故林居情隨飛鳥遠

秋夜二首

夕涼滿庭戶悄悄林下宿蛩韻連廢階螢光映深竹虛



懷感末事往節驚瞬目起舞明燈前驅愁瀉醪醪  
短檠照幽榻秋氣夕逾爽雨止風葉鳴天清候蟲響嗜  
古思有爲困學愧無長往已來不聞撫心徒偃仰

懷友

高臺多涼風朔氣橫暮雲黃金與時盡駿骨爲灰塵荒  
煙走狐兔落日蔽棘榛感慨百代下誰是悲歌人平沙  
漫浩浩黃流去沄沄遠遊諒已倦歸踏江南春

夜宿淨土寺

山空吹夕風暑盡生夜涼禪宮極清閤天籟過虛堂煙  
鐘悄已寂華月未流光玉繩帶銀漢夜色耿穹蒼暗汲  
石崖溜時聞瑤殿香觸景自不寐臥聽金琅璫

下嶺樵歌

石磴緣蒼蒼負薪下層峭歌聲相應發山木閃殘照近  
驚幽谷響遠苔清猿嘯欵乃江上音煙波豈同調

夜歸

夜歸人已臥山月猶在戶驚鵲翻暗叢哀鴻響遐渚風  
虛籟靜壑霜肅氣澄宇顧影忽興懷孤身在羈旅

雨中有懷

入春幾晴光物意轉蕭澀冰雪寒□餘雲陰晝常集清  
晨林端望兩目縱所及白水天際渾青山雨中溼飛來  
雙幽鳥復向花上立心賞不可同何以舒快邑

雪

山花寒不開庭雪曉遺積江南十日春東風未相識蕭  
條新柳姿清淺故池色日晏啟

原作起誤

荆扉迢迢遲來客

夜坐

雨歇宵影澄天清月華素空山秋欲來涼意先在戶蕭  
蕭林樾風泫泫幽篁露草蟲亦何知含悽感遲暮深思  
無與言美人隔江浦迢迢銀漢章無聲自西去

結交行

識人人識已騰口自相譽譽至毀亦隨憂患安能去麗  
公不入城孔明拜牀下識士不欲多乃是知人者  
中夜聞風雨滿林明旦卽爲重九情之所至輒見一辭  
夢覺清夜分林塘響風雨虛懷怯病枕展轉心自語重

陽適茲日興感眷時序柔道方彙征嘉名固宜與瞭瞭  
鳴鴻翔撼撼涼葉委撫跡徒有悲抽思謾無緒登高候  
明發新寒薄衡宇黃花滿山籬采采懷儔侶

九日登山

處喧久忘靜臨曠始懷真步登千仞岡眷茲九秋辰餘  
滓澄廣澤薄氛散高旻浮空白雲遠冠日丹霞新海嶼  
互出沒天峰秀嶙峋清眸窮四遐逸興蕩八垠興懷慨  
前古一瞬迹已陳無令東籬菊靜笑悲秋人

雨望

蕭撼木葉聲慘澹山雲愁郊扉度清夏一雨驚涼秋茅  
茨望不見蒼莽非舊邱羈情信怏怏世事良悠悠行人

夕已稀耘者方未休煙深語儻侶草上驅羊牛  
不勞志願無外求所以沮溺徒不爲堯舜憂  
歲功歎已矣慨焉懷綠疇

對雨

沈沈時雨積冥冥晦平莽臥起人事閒  
臨軒坐虛敞繁林滴餘潤曲池散清響  
去家徒有思出門亦何往山深亂雲合  
村暝孤煙上飛鳥望不還空愁結遙想

自雙溪將還家月夜有懷作

月圓當今夕客還候明日天空影自流  
道遠情猶閒徘徊清輝閒喬木夏陰散  
涼亭螢暫歇陰沼蛙方亂匡牀寢不寐  
病骨勞展轉青燈照愁心幽花爲誰燦  
雞鳴起

促駕路出煙林畔半生羈旅蹤江山浩興歎

石林道中

客行石林道還願望海門日午蜃煙滅雄濤浩渾渾魚  
船集遠步百里腥風昏岸遶野塘色潮吞沙渚痕危嶺  
過九折前登畏崩奔鳥啼怨山雨山深傷客魂舊歷宛  
如昨夏木今已繁路難欲自慰沽酒溪前村

曉度范家灘

魚梁障清湍水落灘面闊天風石籟秋數里聲聒聒晨  
涉思揭厲川廣畏難越浦口人不聞扁舟遠如月寒波  
望空霧曉岸指毫末新曙野始分清涼木先脫別離旣  
含戚遇景聊暫悅初旭轉滄溟彤霞麗雲闕迴瞻極迢

嘉業堂刊  
遞凌步多曲折前念青山行采芝養高節

賦蜘蛛落葉

秋氣感木葉故林飄墜時不成棲蔓草還復綴蛛絲屢舞涼風得高懸落照宜多情似留戀爭奈已辭枝

送別

寒日照荒野驚風號遠林蕭條暮秋節眷戀故人心雲起看馬首天清聞雁音更堪明月夜夢斷北城砧

自遣

獨坐還長眺高歌祇自聽雨中苗盡綠煙外樹重青病久憐形瘦愁多畏酒醒芙蓉將爛漫采采憶江行  
答希直

婺嶺隱天末遙思正屬君  
慰情來遠札動自有新文  
逸驥莫並駕離鴻常念羣  
山空歲華晚舊話幾時聞

聞希直自京還

玉音初捧已殊倫  
天意深嘉得異人  
眾謂歐蘇才復出  
我知孔孟道當伸  
賜歸使就林泉養  
期用留爲瑞世珍  
一旦已成千載遇  
高風矯首在清旻

病中作

風雪年將盡  
山林客未還  
消磨塵世事  
留得病身閒



台學統卷二十八